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十二卷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

詩云：世事莫有成心，成心專會認錯。
任是大聖大賢，也要當著不著。

看官聽說：從來說的書不過談些風月，述些異聞，圖個好聽。最有益的，論些世情，說些因果，等聽了的觸著心裡，把平日邪路念頭化將轉來。這個就是說書的一片道學心腸，卻從不曾講著道學。而今為甚麼說個不可有成心？只為人心最靈，專是那空虛的才有公道。一點成心人在肚裡，把好歹多錯認了，就是聖賢也要偏執起來，自以為是，卻不知事體竟不是這樣的了。道學的正派，莫如朱文公晦翁。讀書的人那一個不尊奉他，豈不是個大賢？只為成心上邊，也曾錯斷了事，當日在福建崇安縣知縣事，有一小民告一狀道：「有祖先墳塋，縣中大姓奪占做了自己的墳墓，公然安葬了。」

晦翁精於風水，況且福建又極重此事，豪門富戶見有好風水吉地，專要占奪了小民的，以致興訟，這樣事日日有的。晦翁准了他狀，提那大姓到官。大姓說：「是自家做的墳墓，與別人毫不相干的，怎麼說起占奪來？」小民道：「原是我家祖上的墓，是他富豪倚勢占了。」兩家爭個不歇。叫中證問時，各人為著一邊，也沒個的據。晦翁道：「此皆口說無憑，待我親去踏看明白。」

當下帶了一千人犯及隨從人等，親到墳頭。看見山明水秀，鳳舞龍飛，果然是一個好去處。晦翁心裡道：「如此吉地，怪道有人爭奪。」心裡先有些疑心，必是小民先世葬著，大姓看得好，起心要他的了。大姓先稟道：「這是小人家裡新造的墳，泥土工程，一應皆是新的，如何說是他家舊墳？相公龍目一看，便了然明白。」小民道：「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，底下須有老土。這原是他家的，他奪了才裝新起來。」

晦翁叫取鋤頭鐵鍬，在墳前挖開來看。挖到鬆泥將盡之處，瑞的一聲響，把個挖泥的人振得手疼。撥開浮泥看去，乃是一塊青石頭，上面依稀稀有字，晦翁叫取起來看。從人拂去泥沙，將水洗淨，字文見將出來，卻是「某氏之墓」四個大字；旁邊刻著細行，多是小民家裡祖先名字。大姓吃驚道：「這東西那裡來的？」晦翁喝道：「分明是他家舊墳，你倚強奪了他的！石刻見在，有何可說？」小民只是扣頭道：「青天在上，小人再不必多口了。」晦翁道是見得已真，起身竟回縣中，把墳斷歸小民，把大姓問了個強佔田土之罪。小民口口「青天」，拜謝而去。

晦翁斷了此事，自家道：「此等鋤強扶弱的事，不是我，誰人肯做？」深為得意，豈知反落了奸民之計！元來小民詭詐，曉得晦翁有此執性，專怪富豪大戶欺侮百姓，此本是一片好心，卻被他們看破的拿定了。因貪大姓所做墳地風水好，造下一計，把青石刻成字，偷埋在他墓前了多時，忽然告此一狀。大姓睡夢之中，說是自家新做的墳，一看就明白的。誰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，當官發將出來。晦翁見此明驗，豈得不信？況且從來只有大家占小人的，那曾見有小人謀大家的？所以執法而斷。

那大姓委實受冤，心裡不伏，到上邊監司處再告將下來，仍發崇安縣問理。晦翁越加煩惱，道是大姓刁悍抗拒。一發狠，著地方勒令大姓遷出棺柩，把地給與小民安厝祖先，了完事件。爭奈外邊多曉得是小民欺詐，晦翁錯問了事，公議不平，沸騰喧嚷，也有風聞到晦翁耳朵內。晦翁認是大姓力量大，致得人言如此，慨然歎息道：「看此世界，直道終不可行！」遂棄官不做，隱居本處武夷山中。

後來有事經過其地，見林木蓊然，記得是前日踏勘斷還小民之地。再行閒步一看，看得風水真好，葬下該大發人家。因尋其旁居民問道：「此是何等人家，有福分葬此吉地？」居民道：「若說這家墳墓，多是欺心得來的。難道有好風水報應他不成？」晦翁道：「怎生樣欺心？」居民把小民當日埋石在墓內，騙了縣官，詐了大姓這塊墳地，葬了祖先的話，是長是短，備細說了一遍。

晦翁聽罷，不覺兩頰通紅，悔之無及，道：「我前日認是奉公執法，怎知反被奸徒所騙！」一點恨心自丹田裡直貫到頭頂來。想道：「據著如此風水，該有發跡好處。據著如此用心貪謀來的，又不該有好處到他了。」遂對天祝下四句道：

此地若發，是有地理。

此地不發，是有天理。

祝罷而去。是夜大雨如傾，雷電交作，霹靂一聲，屋瓦皆響。次日看那墳墓，已毀成一潭，連尸棺多不見了。可見有了成心，雖是晦庵大賢，不能無誤。及後來事體明白，才知悔悟，天就顯出報應來，此乃天理不泯之處。人若欺心，就騙過了聖賢，占過了便宜，葬過了風水，天地原不容的。

而今為何把這件說這半日？只為朱晦翁還有一件為著成心上邊硬斷一事，屈了一個下賤婦人，反致得他名聞天子，四海稱揚，得了個好結果。有詩為證：

白面秀才落得爭，紅顏女子落得苦。

寬仁聖主兩分張，反使娼流名萬古。

話說天臺營中有一上廳行首，姓嚴名蕊，表字幼芳，乃是個絕色的女子。一應琴棋書畫、歌舞管弦之類，無所不通。善能作詩詞，多自家新造句子，詞人推服。又博曉古今故事，行事最有義氣，待人常是真心。所以人見了的，沒一個不失魂蕩魄在他身上。四方聞其大名，有少年子弟慕他的，不遠千里，直到臺州來求一識面。正是：□年不識君王面，始信蟬娟解誤人。

此時臺州太守乃是唐與正，字仲友。少年高才，風流文彩。宋時法度，官府有酒，皆召歌妓承應。只站著歌唱送酒，不許私侍寢席。卻是與他謔浪狎昵，也算不得許多清處。仲友見嚴蕊如此□全可喜，儘有眷顧之意，只為官箴拘束，不敢胡為。但是良辰佳節，或賓客席上，必定召他來侑酒。一日，紅白桃花盛開，仲友置酒賞玩，嚴蕊少不得來供應。飲酒中間，仲友曉得他善於詞詠，就將紅白桃花為題，命賦小詞。嚴蕊應聲成一闕，詞云：

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與紅紅，別是東風情味。曾記，曾記，人在武陵微醉。

——詞寄〈如夢令〉

吟罷，呈上仲友。仲友看畢大喜，賞了他兩匹緞帛。

又一日，時逢七夕，府中開宴。仲友有一個朋友謝元卿，極是豪爽之士，是日也在席上。他一向聞得嚴幼芳之名，今得相見，不勝欣幸。看了他這些行動舉止，談諧歌唱件件動人，道：「果然名不虛傳！」大觥連飲，興趣愈高。對唐太守道：「久聞此子長於詞賦，可當面一試否？」仲友道：「既有佳客，宜賦新詞。此子頗能，正可請教。」元卿道：「就把七夕為題，以小生之姓為韻，求賦一詞。小生當飲滿三大甌。」嚴蕊領命，即口吟一詞道：

碧梧初墜，桂香才吐，池上水花初謝。穿針人在合歡樓，正月露玉盤高瀉。

蛛忙鵲懶，耕慵織倦，空做古今佳話。人間剛到隔年期，怕天上方才隔夜。

——詞寄〈鵲橋仙〉

詞已吟成，元卿三甌酒剛吃得兩甌，不覺躍然而起道：「詞既新奇，調又適景。且才思敏捷，真天上人也！我輩何幸，得親沾芳澤！」亟取大觥相酌，道：「也要幼芳分飲此甌，略見小生欽慕之意。」嚴蕊接過吃了。太守看見兩人光景，便道：「元卿客邊，可到嚴子家中做一程兒伴去。」元卿大笑，作個揖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？」仲友笑道：「嚴子解人，豈不願事佳客？況為太守做主人，一發該的了。」嚴蕊不敢推辭得。酒散，竟同謝元卿一路到家，是夜遂留同枕席之歡。元卿意氣豪爽，見此佳麗聰明女子，□分趁懷，只恐不得他歡心，在太守處凡有所得，盡情送與他家。留連半年，方才別去，也用掉若

千銀兩，心裡還是歉然的，可見嚴蕊真能令人消魂也。表過不題。

且說婺州永康縣有個有名的秀才，姓陳名亮，字同父。賦性慷慨，任俠使氣，一時稱為豪傑。凡縉紳士大夫有氣節的，無不與之交好。淮帥辛稼軒居鉛山時，同父曾去訪他。將近居傍，過一小橋，騎的馬不肯走。同父將馬三躍，馬三次退卻。同父大怒，拔出所佩之劍，一劍揮去馬首，馬倒地。同父面不改容，徐步而去。稼軒適在樓上看見，大以為奇，遂與定交。平日行徑如此，所以唐仲友也與他相好。

因到臺州來看仲友，仲友資給館穀，留住了他。閒暇之時，往來講論。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，惱的是道學先生。同父意見亦同，常說道：「而今的世界只管講那道學。說正心誠意的，多是一班害了風痺病，不知痛癢之人。君父大鑒全然不理，方且揚眉袖手，高談性命，不知性命是甚麼東西！」所以與仲友說得來。只一件，同父雖怪道學，卻與朱晦庵相好，晦庵也曾薦過同父來。同父道他是實學有用的，不比世儒迂闊。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，極輕薄的是朱晦庵，道他字也不識的。為此，兩個議論有些左處。

同父客邸興高，思遊妓館。此時嚴蕊之名佈滿一郡，人多曉得是太守相公作興的異樣興頭，沒有一日閒在家裡。同父是個爽利漢子，那裡有心情伺候他空閒？聞得有一個趙娟，色藝雖在嚴蕊之下，卻也算得是個上等的衍衍，臺州數一數二的。同父就在他家游耍，纏綿多時，兩情歡愛。同父揮金如土，毫無吝嗇。妓家見他如此，百倍趨承。趙娟就有嫁他之意，同父也有心要娶趙娟，兩個商量的幾番，彼此樂意。只是是個官身，必須落籍，方可從良嫁人。同父道：「落籍是府間所主，只須與唐仲友一說，易如反掌。」趙娟道：「若得如此最好。」

陳同父為此來府裡見唐太守，把此意備細說了。唐仲友取笑道：「同父是當今第一流人物，在此不交嚴蕊而交趙娟，何也？」同父道：「吾輩情之所鍾，便是最勝，那見還有出其右者？況嚴蕊乃守公所屬意，即使與交，肯便落了籍放他去否？」仲友也笑將起來道：「非是屬意，果然嚴蕊若去，此邦便覺無人，自然使不得！若趙娟要脫籍，無不依命。但不知他相從仁兄之意已決否？」同父道：「察其詞意，似出至誠。還要守公贊襄，作個月老。」仲友道：「相從之事，出於本人情願，非小弟所可贊襄，小弟只管與他脫籍便了。」同父別去，就把這話回覆了趙娟，大家歡喜。

次日，府中有宴，就喚將趙娟來承應。飲酒之間，唐太守問趙娟道：「昨日陳官人替你來說，要脫籍從良，果有此事否？」趙娟叩頭道：「賤妾風塵已厭，若得脫離，天地之恩！」太守道：「脫籍不難。脫籍去，就從陳官人否？」趙娟道：「陳官人名流貴客，只怕他嫌棄微賤，未肯相收。今若果有心於妾，妾焉敢自外？一脫籍就從他去了。」太守心裡想道：「這妮子不知高低，輕意應承，豈知同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漢子？況且手段揮霍，家中空虛，怎能了得這妮子終身？」也是一時間為趙娟的好意，冷笑道：「你果要從了陳官人到他家去，須是會忍得飢、受得凍才使得。」

趙娟一時變色，想道：「我見他如此撒漫使錢，道他家中必然富饒，故有嫁他之意。若依太守的說話，必是個窮漢子，豈能了我終身之事？」好些不快活起來。唐太守一時取笑之言，只道他不以為意。豈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，一句開心，陡然疑變。唐太守雖然與了他脫籍文書，出去見了陳同父，並不提起嫁他的說話了。連相待之意，比平日也冷淡了許多。同父心裡怪道：「難道娼家薄情得這樣淪瀾，哄我與他脫了籍，他就不作准了？」再把前言問趙娟。趙娟回道：「太守相公說，來到你家要忍凍餓。這著甚麼來由？」同父聞得此言，勃然大怒道：「小唐這樣慳吝！只許你喜歡嚴蕊罷了，也須有我的說話處。」他是個直性尚氣的人，也就不戀了趙家，也不去別唐太守，一逕到朱晦庵處來。

此時朱晦庵提舉浙東常平倉，正在婺州。同父進去，相見已畢，問說是臺州來，晦庵道：「小唐在臺州如何？」同父道：「他只曉得有個嚴蕊，有甚別勾當？」晦庵道：「曾道及下官否？」同父道：「小唐說公尚不識字，如何做得監司？」晦庵聞之，默然了半日。蓋是晦庵早年登朝，茫茫仕宦之中，著書立言，流布天下，自己還有些不慊意處。見唐仲友少年高才，心裡常疑他要來輕薄的，聞得他說已不識字，豈不羞愧！佛然道：「他是我屬吏，敢如此無禮！」然背後之言未卜真偽，遂行一張牌下去，說：「臺州刑政有枉，重要巡歷。」星夜到臺州來。

晦庵是有心尋不是的，來得急促。唐仲友出於不意，一時迎接不及，來得遲了些。晦庵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，果然如此輕薄，不把我放在心上！這點惱怒再消不得了。當日下馬，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，交付與郡丞，說：「知府不職，聽參。」連嚴蕊也拿來收了監，要問他與太守通奸情狀。晦庵道是仲友風流，必然有染。況且婦女柔脆，吃不得刑拷，不論有無，自然招承，便好參奏他罪名了。

誰知嚴蕊苗條般的身軀，卻是鐵石般的性子。隨你朝打暮罵，千箠百拷，只說：「循分供唱，吟詩侑酒是有的，曾無一毫他事。」受盡了苦楚，監禁了月餘，到底只是這樣話。晦庵也沒奈何，只得糊塗做了「不合蠱惑上官」，狠毒將他痛杖了一頓，發去紹興，另加勘問。一面先具本參奏，大略道：「唐某不伏講學，罔知聖賢道理，卻詆臣為不識字。居官不存政體，褻昵娼流。鞠得奸情，再行復奏取進止。等因。」

唐仲友有個同鄉友人王淮，正在中書省當國。也具一私揭，辨晦庵所奏，要他達知聖聽。大略道：「朱某不遵法制，一方再按，突然而來。因失迎候，酷逼娼流，妄污職官。公道難泯，力不能使賤婦誣服。尚辱瀆奏，明見欺妄。等因。」

孝宗皇帝看見晦庵所奏，正拿出來與宰相王淮平章，王淮也出仲友私揭與孝宗看。孝宗見了，問道：「二人是非，卿意如何？」王淮奏道：「據臣看看，此乃秀才爭閒氣耳。一個道識了他不識字，一個道不迎候得他，此是真情。其餘言語多是增添的，可有一些的正事麼？多不要聽他就是。」孝宗道：「卿說得是。卻是上下司不和，地方不便，可兩下平調了他每便了。」王淮奏謝道：「陛下聖見極當，臣當分付所部奉行。」

這番空中虧得王丞相幫襯，孝宗有主意，唐仲友官爵安然無事。只可憐這邊嚴蕊吃過了許多苦楚，還不算帳，出本之後，另要紹興去聽問。紹興太守也是一個講學的，嚴蕊解到時，見他模樣標緻，太守便道：「從來有色者，必然無德。」就用嚴刑拷他，討拶來拶指。嚴蕊□指纖細，掌骨嫩白。太守道：「若是親操井臼的手，決不是這樣，所以可惡！」又要將夾棍夾他。當案孔目稟道：「嚴蕊雙足甚小，恐經挫折不起。」太守道：「你道他足小麼？此皆人力嬌揉，非天性之自然也。」著實被他騰倒了一番，要他招與唐仲友通奸的事。嚴蕊照前不招，只得且把來監了，以待再問。

嚴蕊到了監中，獄官著實可憐他，分付獄中牢卒，不許難為。好言問道：「上司加你刑罰，不過要你招認，你何不早招認了？這罪是有分限的。女人家犯淫，極重不過是杖罪，況且已經杖斷過了，罪無重科。何苦捨著身子，熬這等苦楚？」嚴蕊道：「身為賤伎，縱是與太守有姦，料然不到得死罪，招認了，有何大害？但天下事，真則是真，假則是假，豈可自惜微軀，信口妄言，以污士大夫？今日寧可置我死地，要我誣人，斷然不成的！」

獄官見他詞色凜然，□分起敬，盡把其言稟知太守。太守道：「既如此，只依上邊原斷施行罷。可惡這妮子倔強，雖然上邊發落已過，這裡原要決斷。」又把嚴蕊帶出監來，再加痛杖，這也是奉承晦庵的意思。疊成文書，正要回覆提舉司，看他口氣，別行定奪。卻得晦庵改調消息，方才放了嚴蕊出監。嚴蕊恁地悔氣，官人每自爭閒氣，做他不著，兩處監裡無端的監了兩個月，強坐得他一個不應罪名，到受了兩番科斷。其餘逼招拷打，又是分外的受用。正是：

規圓方竹杖，漆卻斷紋琴。

好物不動念，方成道學心。

嚴蕊吃了無限的磨折，放得出來，氣息奄奄，幾番欲死。將息杖瘡幾時，見不得客，卻是門前車馬，比前更盛。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，四方之人重他義氣。那些少年尚氣節的朋友，一發道是堪比古來義俠之倫。一向認得的要來問他安，不曾認得的要來識他面，所以挨擠不開。一班風月場中人自然與道學不對，但是來看嚴蕊的，沒一個不罵朱晦庵兩句。

晦庵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，落得動了好些唇舌，外邊人言喧沸，嚴蕊聲價騰湧，直傳到孝宗耳朵內。孝宗道：「早是前日

兩平處了。若聽了一偏之詞，貶謫了唐與正，卻不屈了這有義氣的女子沒申訴處？」

陳同父知道了，也悔道：「我只向晦庵說得他兩句話，不道認真的大弄起來。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，無可辨處。」因致書與晦庵道：「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，唐與正乃見疑相譖，真足當田光之死矣。然困窮之中，又自惜此潑命。一笑。」

看來陳同父只為唐仲友破了他趙娼之事，一時心中憤氣，故把仲友平日說話對晦庵講了出來。原不料晦庵狠毒，就要擺佈仲友起來。至於連累嚴蕊，受此苦拷，皆非同父之意也。這也是晦庵成心不化，偏執之過，以後改調去了。

交代的是岳商卿，名霖。到任之時，妓女拜賀。商卿問：「那個是嚴蕊？」嚴蕊上前答應。商卿抬眼一看，見他舉止異人，在一班妓女之中，卻像雞群內野鶴獨立，卻是容顏憔悴。商卿曉得前事，他受過挫折，甚覺可憐。因對他道：「聞你長於詞翰，你把自家心事，做成一詞訴我，我自有主意。」嚴蕊領命，略不構思，應聲口占〈卜算子〉道：

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花落花開自有時，總賴東君主。

去也終須去，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

商卿聽罷，大加稱賞道：「你從良之意決矣。此是好事，我當為你做主。」立刻取伎籍來，與他除了名字，判與從良。

嚴蕊叩頭謝了，出得門去。有人得知此說的，千斤幣聘，爭來求討，嚴蕊多不從他。有一宗室近屬子弟，喪了正配，悲哀過切，百事俱廢。賓客們恐其傷性，拉他到伎館散心。說著別處多不肯去，直等說到嚴蕊家裡，才肯同來。嚴蕊見此人滿面感容，問知為苦喪耦之故，曉得是個有情之人，關在心裡。那宗室也慕嚴蕊大名，飲酒中間，彼此喜樂，因而留住。傾心來往了多時，畢竟納了嚴蕊為妾。嚴蕊也一意隨他，遂成了終身結果。雖然不到得夫人、縣君，卻是宗室自取嚴蕊之後，深為得意，竟不續婚。一根一蒂，立了婦名，享用到底，也是嚴蕊立心正直之報也。後人評論這個嚴蕊，乃是真正講得道學的。有七言古風一篇，單說他的好處：

天臺有女真奇絕，揮毫能賦謝庭雪。

搽粉虞候太守筵，酒酣未必呼燭滅。

忽爾監司飛檄至，桁楊橫掠頭搶地。

章臺不犯士師條，肺石會疏刺史事。

賤質何妨輕一死，豈承浪語污君子。

罪不重科兩得咎，獄吏之威止是耳。

君侯能講毋自欺，乃遣女子誣人為。

雖在縲紲非其罪，尼父之語胡忘之。

君不見，貫高當時白趙王，身無完膚猶自強。

今日蛾眉亦能爾，千載同聞俠骨香。

含顰帶笑出狴犴，寄聲合眼閉眉漢。

山花滿頭歸去來，天潢自有梁鴻案。